

青未了

# 与作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14-15

齐鲁晚报

2022年4月4日

星期一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美编：  
向明平丽

## 一张饼的生来夙愿

【回味无穷】



□许志杰

饼卷鸡蛋，作为一方名食听上去有些简单，不就是把煮熟的鸡蛋剥皮用饼卷着吃吗。道理的确如此，但这只是故事的尾声，你猜到了结果却没有想到我的作文是从擀饼开始的。

饼卷鸡蛋的饼不是一般的饼，不是煎饼，不是烤鸭店里那种黏不拉几蒸出来的小薄饼，而是在我老家叫做单饼的那种大白面饼。白面是小麦面粉的通称，掌握着饼的质量，好的白面首先是当年新麦子磨出的，色正筋道，和面的时候就有一股新面粉的清香扑鼻。

和面是擀饼的第一道工序，功夫在那双刚劲有力的手上，是个力气活也是个细活，惜力者或红酥手干不了，膀大腰圆，手拙掌硬，肯出力方才揉得出上等擀饼的面团。擀饼的面需是死面，老面头或酵母发过的不行，太软，无法用擀面杖挑到烙饼的铁鏊子上。

和好的面放到盆里稍微醒一会儿，此时放下面板，支起鏊子。鏊子多是生铁的，厚墩墩的，极重且耐高温宜散热，受热均匀不会烤糊饼，尺寸大小不一，根据家里人口多少去定。支鏊子也有讲究，虽然鏊子上有三个支架，但还是矮了点，烧柴火需要把鏊子抬高一拃左右。一般用砖头垫出一个三角状，把鏊子墩上，牢靠且四面透风利于柴火充分燃烧，热能最大化。柴火以高粱或玉米秸秆最好，既有关键时刻一哄而上火苗很高的硬火，也有易于操作温文尔雅的软火，软硬兼施，文武双全，正是烙饼的好火候。这样既可在三翻两挑的操作过程中把饼烙透，又里嫩外焦。擀面杖钻石头一窍不通，擀面杖吹火也是一窍不通，擀饼却是离了擀面杖无论如何行不通。一根有故事的擀面杖，不仅传承着一个家庭擀饼这门手艺，也是一个家庭风气的见证者。很多孩子的屁股上可能都会有家里那根擀面杖留下的印记，不打不成器，擀面杖立下汗马功劳，也是主要的“帮凶”。

擀饼时需要两个人默契配合，一个人做面活，先是把面团裁成剂子，一个剂子一张饼，剂子大小决定一张饼的厚薄大小，是个技术活，眼高手低的人玩不转。高手一把下去一个剂子，不大不小正好。另一个人专司柴火，把烙饼的火烧到最佳处。

在我老家那一带流传着“马司饼”的说法，予以表扬这个村子里家庭女主人擀饼手艺高明。马司是一个分了四个自然村落的大庄，曾经是“潍县马司人民公社”治所。我爷爷的大姐，就是我父亲的大姑，我的大老姑就嫁到了马司二村一家刘姓大户。这是我小时候过年过节最愿意去的亲戚家，旧时留下的砖石四合院，精致气派，还建有山东农村不多见的二层小楼，可以想象得出这家人曾经的与众不同。老姑夫有一手超级厨艺，炒出来的菜格外香，尤其喜欢他老人家炒的肉丝芹菜和用剥了皮的大花生米、青豆、杏仁、胡萝卜丝拌在一起的小咸菜。大老姑擀的饼那是无人能敌，堪称所谓“马司饼”的代表。圆形似圆规划过，无一丝瑕疵，薄厚均匀到如白纸一张，拿到手里软若绸布，润手细无声。不舍得下口吃，却也耐不住那张美饼的诱惑。大老姑疼孩子，就把一个煮熟的鸡蛋剥了皮，卷到饼里，递给我。小心翼翼咬一口，软糯饱满，真是好吃。至今还记得大老姑的模样，白皙紧致的脸庞，

俊俏柔和的五官，想想也是那个时代无可挑剔的美人，只有那么好看的大老姑才能擀出这样好吃的“马司饼”。大老姑已去世多年，我也失去了吃大老姑擀饼的口福，想念那张经典的“马司饼”，怀念长相精致的大老姑。

“马司饼”成了老家那一带“好饼”的代表，大老姑擀出的饼则是我们这个家族追赶学习的榜样，常听母亲说，擀饼能擀出大老姑的水平就算够格了。

没见过大老姑擀饼的场面，母亲擀饼时的道道程序我是常有所见的。她会喊邻居家的婶子或其他什么人来帮忙，有时母亲做面活，有时看鏊子。两个人的配合要做到天衣无缝，比如母亲已经擀好了面饼，这边的婶子就要把鏊子底下的柴火烧到适合面饼放上的火候。太凉，面黏鏊子；太热，不一会儿饼被烤糊了。大老姑、还有母亲擀出来的饼能够做到好看好吃，首先是手里的面活过硬，和面、裁剂子、擀饼，包括用擀面杖把面饼挑着放到鏊子上，需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再就是与看鏊子烧火的搭档配合默契，我想出来的比喻就是过去蒸汽火车司机与司炉的关系，火车司机要想把火车开得快些，司炉，就是那个拿着铁锹往火车头大炉子里加煤的人，关键时候掉链子加不上足够的煤块，火烧不起来，火车头蒸汽不足，就没有相当的力气，推不动蒸汽机车加速。反之则是另外一种气象。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火车头少气无力，哪来的力量与速度。这是我跟着爷爷和父亲的火车头，看他们开火车得出的结论，所以特别尊重与他们搭档的司炉。擀饼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经常见到与母亲搭档擀饼的邻居，就那一两个相对固定的配合默契的人，或婶子，或奶奶。

饼分几种，多是两层的。先擀好一张饼，在上面轻轻淋上少许的大豆油——一定是豆油最出味。之后再擀一张饼严丝合缝摞上，擀面杖挑放到鏊子上。在油料短缺的时候，这属于饼中极品，叫油饼。日常擀饼是不会这样做的，而是在两张饼中间放细微的一层干面替代豆油，叫面饼。为什么有些地方有些人把这种鏊子烙出来的饼叫单饼，大概是为了与加上馅的其他种类的饼做个了结，那叫馅饼。记住了，单饼除了加极其少量的油或干面粉，不加任何东西。因为，这种饼的基本吃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一定要卷着自己想吃的食材一起吃，才能圆满实现一张饼的生来夙愿。

饼卷鸡蛋是一个概括，只是多种吃法之一。著名的潍县朝天锅经典吃法是饼卷猪下货，喝一碗加了葱花的煮肉汤，吃得满头大汗。还可卷早春的头刀韭菜，带着晶莹剔透露珠的头茬儿香椿芽、鲜嫩的芽葱，以及各种野菜。总之，能卷尽卷，一张饼甚至能够包裹住你所有的味觉思念和情深意长，以及远离家乡却还在不断苦苦寻觅少时天空的那双眼睛，眼前的这张饼或许就是故乡的一轮明月。

清明这天，早晨，老家户户都要吃饼卷鸡蛋。用高粱米煮自家的鸡下的蛋，浅浅的红颜色掩去前一天寒食带给人们的悲凉。把一切的所有用喷香的饼卷起来，细嚼慢咽，滋味悠长。折几枝长满嫩叶的柳树枝，编一个圈帽戴在头上，和小耍伴一起沿着鱼跃鸟翔的小河去看生机勃勃的田野。蝴蝶翩翩，草长莺飞，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

【窗下思潮】

## 细雨纷纷话清明

□车振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在我的印象中，清明总是和下雨联系在一起。小时候，每逢学校组织春游踏青，大概率会遇上或大或小的雨，让兴冲冲的劲头受挫。后来读到杜牧的诗句后，才明白清明降雨乃是寻常之事，并非天公有意作难。某年的清明节，苏轼登上密州的超然台，看到的景象就是“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而张炎笔下的“清明时节雨声哗”，雨势更加滂沱。当然，也有人做过统计，清明节，尤其是北方的清明节，天气还是以晴空丽日为主，并不经常细雨纷纷。但这似乎不能改变我对“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印象。

晴也罢，雨也罢，清明都是个温暖的节日。是日也，气清景明，万物洁齐，即使有风雨，风也是杨柳风，吹面不寒，雨是杏花雨，沾衣微湿，正是春游踏青的好日子。人们扶老携幼，倾城而出，植树、拔河、放风筝、荡秋千，白日尽欢，日暮方归。“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可爱的黄莺儿要成为婆娑柳影的主人，须待笙歌寻春的游人散去之后。

饱含春意的绿从田野平铺到道路两侧，再延伸到家家户户门前。人们会在屋檐下插起松枝和柳条。松树傲雪耐寒，有凌云之志；柳条枝青叶绿，细长柔软，经过二月春风的剪裁，造型更加迷人，一望便生出缠绵不舍、思念留恋之意。这样的季节里，还有比松柳更惹人怜爱的植物吗？春游时，男孩子喜欢把柳条编成圆环戴在头上，油然生出一股王者之气。再找一截柳条做一支简易的柳笛。虽然吹起来声音不甚清脆，未成曲调，也未有情，但足以呼朋引伴、啸聚山林。

最难忘是家乡的彩鸡蛋。清明节的前夜，最好是当天一大早，把刚煮熟的鸡蛋染上颜色，五颜六色的鸡蛋像是娃娃穿上彩衣，又像战士披了甲胄。彩鸡蛋被装在用彩色毛线精心编成的网兜里，一串串的，提在手中。大家碰面，就会各自取出一枚进行碰撞，鸡蛋先破碎的告负。有时也会用鹅蛋，这个强悍的家伙跟鸡蛋相撞，妥妥的降维打击，顿时会孤独到没有朋友。有民俗学家认为清明节碰鸡蛋的风俗中藏着求子的生命观和辟邪祈福的心理，未知确否，但显而易见，这一兜鸡蛋最大的功用就是可供春游加餐，谁的鸡蛋先破，懊丧过后，可以先行填饱肚子。民俗中蕴藏着民众朴素的生存智慧，看似花样繁多，其内核却离不了“实用”二字。

如果是在古代，清明节的温暖还在于请到了“新火”。清明之前是寒食，禁烟火，吃冷食。相传这是为了纪念忠贞义气的介子推——在故事的发生地山西介休，寒食节的习俗更加丰富——但更大的可能是与上古的习俗有关。古人在初春把上一年传下来的火种全部熄灭，然后重新钻燧取出新火，作为新一年生产与生活的起点，谓之“改火”或“请新火”。在这段无火的时间里，人们只能以冷食度日，虽然禁火的期限逐渐缩短至一两日，但那种里外冰冷的滋味仍是难挨。“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以寒食和清明为主题的诗句中，随处可见人们对燃起新火的热切盼望。

清明节请到新火，最要紧的当然是吃上一顿温热的餐食。“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肠胃的暖，才是最现实的暖，有烟火气的人间才可爱和值得。新火也给人带来了心灵的暖。“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以新火烹新茶，寄情诗酒，苦中作乐，对去国离乡的苏轼而言，算是一种温暖的慰藉。“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对于寒窗苦读的贫士而言，新火是光明，它照亮的不仅是晓窗下的书卷，还有读书人的理想和前方的路。

作为一个极富人文内涵的节日，清明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扫墓祭祖，这是上古时期春祭习俗的遗留。“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国人的孝道和祖先信仰在清明节得到集中的表达。扫墓本是件令人伤感的事情，但在清明节这一天，温和的气候配合桃红柳绿、莺声燕语，有效地舒缓了扫墓人的哀思。“古墓垒春草绿”，萋萋芳草中，新生的力量在萌发，未来的希望在滋生，对亲人的追思也蒙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于是心中也不再那么冰冷。而因为有扫墓这一绝对正当性的理由，人们可以暂时放下冗杂的活计和为稻粱谋的焦虑不安，到大自然中去，吹吹来自田野的春风，展开笑脸，再多的劳苦辛酸这一刻也释然了。“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游春和扫墓，这两种会产生截然不同心境的行为，竟然神奇地集中到同一天，而且融合得如此贴切，不能不说这是人生的大智慧。丰子恺回忆起自己幼时清明节例行扫墓时，“把清明扫墓当作无上的乐事”。他还借用“借佛游春”，发明出一个“借墓游春”的新词，实在是精当至极。

清明又至，窗外又飘起了细雨。这是一场针对清明的预演，欢乐和伤感、追思与希望，都需要借助气氛的烘托，才能抒发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人的美学，是中国文化的意境。这是，我们的节日。